

起点女生频道强力推荐

宛若归去

穿梭于妖颜魅语，世事本多无常，
而我触手所及，如果有真相，亦佐之于鲜血。
罢罢罢，拈一朵世情花，含笑，携子之手，不如归去……

暗◎著 华文出版社



宛若归去



暗◎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宛若归去/暗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75-1896-5

I. 宛... II. 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61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6010050 8308559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荣海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15.375 印张 2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20.00 元

Chapter 1

我喜欢夏季，而很多的事情，通常也是发生在夏日。

那天傍晚，我靠坐在园里紫藤棚下的躺椅上，凝视着那一架开得烂漫的花朵，周身空气中亦流动着它馥郁的香气，仲夏的夜里人不可理喻的慵懒，我浑身无力，倚在椅上只想睡去。

正游离在半睡半醒之间，我猛然间被惊醒了，一件东西“啪”地扇在我脸上，直抽得我猛睁开眼，转转头，又愣住了。那竟是一只女人的绣花鞋，正嚣张地横在眼前的地上，浅青底子的鞋头上是一只胖嘟嘟的猪。

猪？这下我是全醒了，女人们的绣花鞋我见得多了，有牡丹的，蝙蝠的，蝴蝶的……如意算是个别致的女人，她的鞋子上缀满大大小小的元宝，可这样的小猪花样倒还真没见过，难为它被绣得这么惟妙惟肖的，两只晶亮的小眼睛像是会笑，我直看得傻掉。

“你醒啦？”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能不能帮我捡捡鞋？”

我循声抬头，果然有一个青纱衣裙的女孩子爬在架上，繁叠的花叶令我看不清她的模样，不过两只抓住花架的手倒是洁白如玉，应该长得还不错。

“你是谁？”我奇怪地问，“你不知道这是私家宅院么？若是被家丁看到，是要被打出去的。”

“放屁！”她脾气倒真不小，“叫你捡就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呢？这么啰唆。”

我只好苦笑，懒懒地从地上捡起那只特别的鞋子，忍不住又问：“我丢上去还是你自己下来穿？”





“丢上来。”她胸有成竹，“我接得住。”

我无奈，这可是她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来了。”我说，手腕暗暗使劲，那只鞋子就如长了翅膀般窜上了花棚。

只见她也反应灵敏，两手立时脱了花架，忙乱间倒真是一把接住了，可身子却没了支撑，只听“哎哟”一声，一阵“嘶啦啦”乱响，眼见她浑身牵带着大蓬的花苞枝叶滚摔下来。

我张大了嘴，站在一边瞧着，待看清楚了，又马上摇头叹气，不错的女孩子呀，长得算挺干净标致的，可惜呀可惜，摔得这么难看，竟像只蛤蟆。

“你是存心的！”她总算爬了起来，又跳了过来，叉着腰瞪着我：“故意丢得那么远，是不是？你小子故意玩我？”

“玩你？”我留了心，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几眼，这女孩子还真敢说话，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兴趣。

身后一阵脚步声，是刘伯带着人来了。

“少爷，”他惊慌，“是不是有小偷？”

我不说话，只含笑瞟着那女孩，她的脸色变了，我府里的家丁都是膀大腰圆的粗汉子，就算她会点儿功夫，真打了起来恐怕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说不好，样子会比刚才摔跤还要难看。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对她笑，“女孩子家的，为什么不和和气气地说话？老是凶巴巴的可不行呀。”

她也明白了处境，有点儿害怕，可嘴里又不肯软下来：“随便你。”心里到底忍不住，跟着又补了一句，“谁怕谁？”

我笑了，已经算是不错了。对付这样的女孩子最需要留些余地，否则一点点事情弄不好会把大家逼到绝路上去。

“下去吧。”我同下人挥挥手，“这人是我的朋友。”

众人退下，刘伯却走了过来，拾掇那散了一地的残枝，心痛得直皱眉。

“不要管它了。”我说，“叫老王明天再来修剪吧。”

他无奈地捧着一捆残叶走了。

见没了人，她放松下来，自顾自地从地上捡起了鞋，拍了拍灰，穿上。

我忍不住又仔细瞧了那双鞋子两眼，绣得可真不错。“这是你绣



的？”我只是管不住好奇心，“干吗不绣点儿别的什么？也比较配你。”

“关你什么事？”她骂我，“你懂什么？”

“好，我不懂。”我笑，“是我说错话了，我应该说，这花样还真是配你，简直是再配也没有了。”

她的脸气得发白，叉着腰，一副要打架的模样。我却不再理她，又回去坐下，随手一指身后：“大门从这里出去，不送不送，走好走好。”

她一肚子火气发不出，在原地呆住。

我微微笑着，又闭起了眼，这样的女孩子不合我的胃口，管她是真的爬花架还是故意来惹我，还是少沾为妙，我最怕烦。

半天，她终于还是走了，“小子，你给我记住。”这是她最后说的话。

我叹了口气，又要继续往下睡，但到底还是没能如愿，不一会儿，门口又传来一阵脚步声。

这次会是谁？我不耐烦，睁开眼，见是郁子桓。只见他一身浅蓝丝质罩纱的夏衫，迎着微风薄薄地贴在身上，腰间配着深蓝色丝绦及浅翠的玉环，更衬得唇红齿白，长身玉立。

我不由赞了一声：“好一个绀年玉貌的少相，果然是一表人才。”

他气色很好，脸上更是笑得优雅：“别睡了，修元早上回京了，你还没去看过他吧，我是来邀你一同去喝酒的。”

“果真？”我精神一振，坐了起来，“我还在奇怪怎么仍没有他的消息呢。他这次算是凯旋而归，有没有上朝复命？”

“早去过了。”子桓笑，“你也别躲懒了，一起走吧。我约了他到我府里，还有如意也一并请到，你们多久没见啦？还不好好谢谢我？”

我呵呵地笑了，他果然是个妙人，这光怪陆离的京城若是少了，还真是会逊色不少。

少相府颇有几处风景秀丽的园子，子桓又是个出了名的清贵高雅之人，每每欢聚作乐，宴席摆设都布置得花样百出。

这一次，是设在流香亭。

流香亭的妙处在于有一道半天然的溪流环绕，亭旁栽满奇花异草。到了傍晚，当骄阳褪色，落花残叶飘落到晒了一天尚有余温的水里，连带着空气中也流动着淡淡的清香。



我们进园时，柳修元已经到了，正坐在亭中与如意闲聊。他刚刚梳洗过，换下了战袍官服，着一身月白长袍，乌黑的长发还是湿的，随意披散在肩上。这样轻袍缓带的修元显不出顾长强健的身形，看上去不像个惯入沙场的将军，倒仿佛是个儒生学子。

见了我们，他略略欠身，脸上犹带笑意，连日奔波也不能使他疲惫，反而显得比我还精神。

“好小子！”我心里欢喜，嘴上忍不住又要刻薄他，“回来了也不差人上门传报一声，坐在这里架子好大，是不是想乘我不在同如意套近乎？”

他笑，斜睨着我，伸手一把将如意拉过去，贴着她耳旁说：“这人太过小气，不要再理会他了，还是随我回府吧。”

如意被我们俩弄得很尴尬，咬着牙用扇子去扑打他，又转头取笑我：“两个月不见个人影，还以为你热死了呢。”

我笑着在她身边坐下。这如意本是京中芳妍楼的楼主，虽是妓班出身，却是特别的聪明世故，她对事物的见解向来不拘一格，却是颇中我的心意。

一起坐定，已有仆人献上酒来，修元指着那对水晶瓶道：“这是西域特产的葡萄酒，向来是西域皇族的专宠，这次我替他们清理了边塞乱贼，西域王派人专送了五瓶给我，专程带来给你们尝尝。”

说话间，已有仆人将酒斟上，鲜红的酒衬着精致的玉杯，看得人眼前一亮。

我却不取杯子，只侧身向修元：“听说半年前你讨了个妾？”这件事我是早想问了。

“不错，”他剑眉一挑，“你问这事做什么？”

我叹气，并不回答，只是接道：“那女子是不是瞿州知府水守诚的女儿？就是你出关前三天娶来的那个妾？”

他见我说得认真，也正色起来：“其实我原不想讨那女子，不过是水守诚办事不周被皇上罢官流放，怕连累了女儿。他原是我父亲的故交，所以上门恳求我操办这事，不过是为了给他女儿寻个避难所罢了，我也是看在亡父的面子上接了她过来，养在府里并没有见过面。”

“你倒是仁至义尽。”我轻笑，“只怕是这位小姐长得是长是短你也知道吧？”



“是。”他奇怪，“她进了府后我们又没有见过面，难道你曾见过她？”

我摇头，这位小姐虽然没见过，可名气已经够响了。我正要说下去，一旁的子桓却接了上来：“你说的可是那个前些日子刺杀了继任瞿州知府陈平的水嫣然？”

“什么？”修元吃惊，“怪不得府里管事说她一个月前失踪了，没料竟杀了人？”

“不错。”我叹了一口气，“据说水守诚的官司本是陈平一手促成，这陈平原是知府的一名幕僚，可却暗地里上书，弹劾知府大人治理不周、日常言语之间又触犯了圣威等罪过，正值皇上心情不佳，便把这件事办得严了，将他流放至南荒之地。遇到如此阴狠的幕僚，这水守诚也算是倒霉。”

“在官场中做事当然要多生几个心眼。”如意在耳边笑吟吟地道，“待人接物也要注意言行举止，水守诚虽然冤枉，可终其原因，一是自己失了检点，才会叫人拿了把柄；二来也是眼光不济，错认了小人。”

我向她点头，这本是官场常有的事，不过这次不同，这位知府生了个不肯罢休的女儿。

“十天前，新任知府陈平在府里当众被一女子一剑贯胸，死于非命。虽然那女子事后逃出了府去，可还是有家奴认出了那就是原任知府的女儿。”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修元，他的脸色已经变了。

“你说，这事会不会牵扯到你？”

修元不语，我相信他与那女子本无瓜葛，他才立了军功，若为这事受到任何责罚，必是不甘心的。

“我自会向圣上当面说明此事。”半天，他叹道，可又不放心，“那女子真是逃脱了？她可曾受伤？”

我只好笑：“你真没有见过那人？虽然自她进门后你马上奉命出了关，可她在你府里也有三天了吧？这三天里面你们就没见过面？”

“不算是见面。”他迟疑，“我隐隐约约看到过她的背影，还有……”忽顿了口。

“还有什么？”我奇怪。

“没什么。”他恢复了表情，“我没见过她的脸。”

我怀疑地看着他，一边子桓却又追问上来：“金兄为何对这女子这



般关心，难道你曾见过她？”

“没什么，”我淡淡地说道，“不过昨天刚从父亲那儿回来，听说朝廷欲查办此事，恐怕会牵连到修元，也许他真与那女子没有什么瓜葛，可是办这案子的官大概不会这么想。修元，这件事你可要小心了。”

我说这话时口气颇为认真，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大家都不是第一天出来做事，官场变幻莫测，道行若不够，一丁点儿小事都可以阴沟里翻了船，那水守诚可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好了，好了。”如意见冷了景，忙出来打圆场，“柳将军才立了新功，皇上赏还赏不够呢，与一个罪臣之女有点儿牵连又算什么？况且将军出去了半年多，那女子又是十天前才犯的案，自然更是与将军无关的，想来这点儿道理那个判案的官还是想得通的。”又取了杯子来推我，“全是你搅了局，难得聚一聚，也不说些开心的事，还不自罚几杯。”

她一番话也不无道理，众人面上总算缓和下来，我把话说明了，也想借机会下台，便伸手接过酒杯，道：“还是如意条理分明，我不过是替柳兄担心，凡事小心为上罢。”说完向众人虚敬一圈，才自饮了。

可说到底，这顿酒席还是变了味儿，不过一个多时辰，众人便觉无趣，匆匆不欢而散。我向子桓拱手赔罪，又亲自把如意送回了芳妍楼。

“今晚你不留下？”在门口，她抿着嘴笑，“你真的热昏了头？还是有了新欢？”

“倒不是有新欢。”我向她苦笑，“这几日父亲逼我当差逼得紧，心里堵得慌，母亲又差人到府里，明是照顾体贴，却把我看得严严实实，若是一夜不归大概又要惹出事端，我还是过阵子再来吧。”

她“哼”了一声，甩袖去了，临走却又回眸一笑：“毓，你有什么心思我会不知道？是你父母张罗着要给你定亲吧？有了家室就少来些，我又不曾吃你的醋！”

她是个玻璃心肝的人，我大笑，我喜欢务实明理的女人。

回到自己的府里，我直奔书房，把所有的仆人都遣出去。书房的里间是一大间藏书阁，我关了门，伸手按下一板书架后的机关，北墙整面书架“咯咯”移了开来，露出隐藏的暗门，我旋开门环走进去。

门后面是一大套暗室，几间房间连着打通，宽敞而整洁，房顶的窗其实是花园里的那口枯井，无论何时，墙上交错悬挂的铜镜及烛台都会把房间照得亮如白昼。这里有卧室、书房和茶厅，我甚至还在里面加了间花房，这套暗室是我平时为了躲开父母而自己设计建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关在里面。可今天，这里面却住着别人。

我径直走了进去，一直走向最里间，透过房门口垂着的珠帘，可以看见房里的一个女子已闻声回过身来。她穿了一身黄色衫裙，长发如云，双目炯炯，竟比明珠更光彩照人。

“水姑娘，”我看着她微笑，“这几天可还住得惯吗？”



Chapter 2

这女孩子自然就是杀人在逃的水嫣然，七天前我在城外的树林中发现了她，当时她已是犯案在身，藏匿在林中，身上还带着伤，见了人却犹自倔强，以剑护身，怒目而视，不知怎么的，这不肯妥协的模样竟是很入我的眼，颇费一番口舌后，我终于如愿将她带了回来。

“金公子，”她一边迎出来一边道，“放心，我很好。”

“这里虽然封闭了些，倒也算是宽敞安静，希望姑娘不要介意，等外面的风声过去了，我再把姑娘带出去。”

我连连向她抱拳，又问起饮食起居，好在她本是个恬静温和的女子，对于这样幽闭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怨言。

“小梅还好么？”我问她。小梅是我专差来服侍她的婢女，向来最是个老实人，但未免失之灵巧活络，“她办事手段是差了点儿，可对人一片真心，口风又紧，姑娘就将就着使唤几天吧。”

她不好意思，垂下眼帘道：“嫣然本是有罪之身，亏得公子出手相助，这几天住在府里多有打扰，感谢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怪人，金公子你太客气了。”

我又笑了，最怕她说出什么感恩不尽，生死相报的话来，好在她当真是个骨气铮铮的女子，万般感激也只是温言几句，不枉我如此冒险地把她带回来。

借着烛光，我侧头打量着她，身上那袭浅黄纱衫式样极其简单，可穿在她身上却分外纤丽妩媚，飘飘欲仙，她的容貌自然是极好的，雪肤浓睫似一点就破，不过更令我感动的是在她这样细致娇柔的外表下竟有那样刚强的性子。她的父亲是文官，并没有什么家传的好功夫，

她这么个弱女子竟硬凭着把剑从一群人中闯了出来，只要想到刚见她时她身上斑斑的血迹，我便热血上涌，下定决心要帮忙到底。

“公子，”她被我看得脸红，轻唤了一声。

我忙收回神来，笑道：“我想起姑娘原是从柳府出来的，不知是不是等这事过后还要回柳府去呢？”

她听了低下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不过语气倒是很坚定：“我不会回去的，柳府不是我的家。”

我又道：“才听人说起，柳修元公子今天早上回府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夫君，你终是柳家的人，只消姑娘一句话，我可以替你转话给柳公子，以便他早日把你迎回去。”

“不！”她蓦地抬头，“我不回去，我……我不想见他，想来他也不会要见我的。”

只见她纤指紧紧抓住袖口，轻软而急促地说：“金公子，请千万不要把我的行踪告诉他呀。”

“当然，当然，”这还是她第一次开口求我呢，我只觉精神一爽，所有疑虑一消而尽，“那你早些休息吧。”我柔声道，半夜三更，两个青年男女共处一室总是不方便的，她是客人，不好意思发话送人，分寸之间得由我自己掌握。

她一直把我送到暗门边，瞧着她如丝缎般柔滑的长发上，一只珠钗在发间微微轻颤，我心里说不出的喜欢，又低声说了些安慰的话，才小心翼翼地出来了。

出了书房，屋外已是满目的星光，夜色下的花园清美不可言，我心中是阵阵的高兴，立在花坛边只是微笑，却又说不出自己到底在笑什么。舒展四肢，得意环顾，只觉这风也清，夜也幽，星辰更是亮得撩人，叫我一时竟分不出此身是在何处，此夕又是何夕。

第二天，我去了趟公主府。

出乎意料，大白天，父亲居然在府里。一进大厅，便见他立在堂中，见我进门立刻瞪起眼：“你还知道要回来？”

“你这些日子又在做什么？”他沉下脸来，喝道，“整日里游手好闲，虽顶着个翰林院的闲名到底没做出什么名堂来，你这个样子准备混到什么时候？听说平时常和少相与镇威将军聚在一处，可也不见得你学了他们的什么好来。”





我苦笑，幸好几年前就自立门户搬了出去，否则只怕要天天听他的一番谆谆教诲。说也奇怪，父亲本是武林出身，倒会了一身的官场口气。

一边早有婢女去后堂通知母亲，不一会儿，我那尊贵贤良的母亲便碎步赶过来。

“毓儿，”她一迭声地叫我，“怎么又是一个多月才知道回来看看，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外祖父赏你园子单住。”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一把拉住我手，“既然来了，何不在府里多住两天？瞧你瘦得这个样子，是不是厨子手艺不好？也别太操劳了，官家的事是做不完的，自己身体才最要紧。”

听这话我并没有怎么样，父亲却是着恼。“他何曾做过朝中的事？”他怒道，“也不肯好好学武助我，整日里风花雪月的，一身纨绔子弟的庸碌模样。”

母亲舍不得，可又不敢当面驳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心疼地抚摸我，摸得我浑身不舒服，幸好父亲也看不下去了：“你这么搓捏着他做什么，他又不是个小孩子，还不先下去，我有话要同他说。”

“等会儿别忘了来我房里。”母亲无奈，又叮嘱了几句才放开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她才出门，父亲便转过脸来看住我：“上次我说的事你考虑过了吗？你若是想继续在翰林院就别吊儿郎当混日子。要不就干脆来助我管理武林的事，当今皇上既然偏宠你，你就得做出些事情来，不能令他太失望。”

我低头不语，翰林院和武林我都没有兴趣，官场是趟浑水，江湖却是沼泽，我只想快乐自由地过日子。

“你说话呀？”父亲声音又响了起来，“难不成你就准备这样一辈子混下去？如此一事无成，白来人间一趟！”

听他这么说，我忽地笑了，抬头看他，眼里闪着光：“武林的事有二弟帮你还不够吗？磊是天生的武学奇才，又懂得筹谋调度，他不是下一届武林盟主的最佳人选吗？再说在翰林院中，我只负责书卷目录的整理与编撰，总不成再出去考功名做高官，我天生志不在此，父亲又何必强求？”

“庸才，庸才！”父亲跺脚，怒道，“真不知怎么生下你这不肖子

来，偏又是长子，文武皆不成，辱了门楣不说，叫人是又可恨又可笑。”

我叹气，只好恭身聆听，也难为父亲了。他本是世袭的武林盟主，却娶了当今公主为妻，在别人看来他是朝廷江湖两手都有掌控，威风凛凛、左右逢源，可我却知道，这是万分险峻勉强的活儿，搞不好两面受力，略有闪失会粉身碎骨，偏母亲又温柔善良，二弟也是人才俊杰，又不好打家人骂奴才的，除了我还有谁能给他出气。

就这样，一如往日，我低着头在房里被他足足训了一顿饭的时间，这也是我每月一次的家常功课了，早已驾轻就熟，只等到他累到住口，我便可抬脚走人。

终于，一大堆老生常谈后，他取了茶盏，我也识趣，忙从旁边婢女手中接过敷在冰盒子里的手巾，递到他面前，满脸诚恳地说：“天气热，父亲请用。”

他“哼”了声，伸手接过去，道：“费了这许多时候，我的话你若听得进一半就是你的造化了，也罢，你还是去看看你母亲，省得她又担心。”

听他这话，我如同领了圣旨，垂手出了门，又来到母亲房中。

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还未进房，已有婢女笑着迎出来，挑起珠帘迎我进去，一旁母亲的贴身婢女巧红亦是看着我长大的，见了我欢喜得不逊于母亲，上来拉着手不放。

“好了，好了。”我笑，“我又不是八岁的小孩子，一个月还是见得了一次的，别这么肉麻行不行？”

“是，是。”她直笑，“少爷也有二十二了，不过没成家的主子不能说是大人，要等少爷行完大礼，有了少奶奶管，我们才算是不用操心了呢。”

真是的，每次无论说什么，她都有办法转到这句话上去，我只好苦笑：“那你还是继续操这个心吧。”

“毓儿呀，”母亲也跟了上来，“你父亲为难你罢？”她把我又是一阵的紧搓慢揉，我只觉浑身都要麻了，忙打岔：“磊在哪里，怎么没见他人影？”

“唉，”母亲叹气，暂时忘了揉我，“你父亲把他盯得紧呀，整日里人也不见，这孩子又太心高气傲，做起事来没日没夜的，跟你一样，



也瘦得很呢。”

“他和我不同，”我笑，“我这是玩闹的，他倒是操劳，母亲还是给他多补补身子吧。”

“那也要找得到他人才行。”母亲又叹，“你看看，每天我睡下了也不见他回来，今天早上我才一起身，他却已不见了人影。”

自小娇生惯养的母亲有时候倒像是个小妇人，我只得软下口气上前花言巧语地哄她，偏她也最爱听我的话，不过一会儿便把她说得兴高采烈起来。

“还是我们毓儿最乖，”她直笑，“最知道疼母亲。”

乖？其实未必，不过我最懂得说她爱听的话是真，也肯舍得时间哄她。

一大套甜言蜜语直说到掌灯时分，母亲终于心满意足了：“来，我们去吃饭，今天我吩咐了厨子做你最爱吃的凉拌苦瓜和酸笋鸡皮汤，你一定要多吃点。”

我扶着她，后面跟着群婢女，一路来到饭厅，仆人们早已在圆桌上摆满了菜肴，可大大的房间里竟没有人，父亲与磊都没有来。

“怎么回事？”母亲不悦，“难得毓儿回来，一家人还不能坐在一起。”又问巧红，“老爷呢？他不是今天不出去吗？还有，不是叫人去找磊儿了么？他怎么也没回来？”

一边立刻有人来回话：“老爷正在书房见客人，磊少爷晚上有事，不能回来吃饭。”

啪，母亲微怒，丢了手，“什么大不了的事，偏偏赶着吃饭的当儿排出来，这是存心气我呢！”

我只好笑着上前劝她等会儿，其实也知道她不过是乘机发些小脾气，平日里家人都忙，我娇贵的母亲是很寂寞的。

这一坐直等了一炷香的工夫，才见得父亲兴冲冲走了进来，脸上居然满是笑容。

我与母亲同时呆住，从小到大，父亲谨遵的是严厉明正的家教原则，从小我就没有见过几次他的笑脸，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甚至是不会笑的，可是今天，他却是笑容可掬。

略一转目，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鲜艳的衣裙秀丽如花，是一个女孩子，当我看她时，她的脸也正好转了过来，我只觉眼前一亮，好

一张明媚娇艳的面孔。

“快坐，快坐。”父亲的口气也一反常态的亲热，直把那女孩子引到他身边位子，转向母亲，“宛如，还记得当初住过我们府的颜夕姑娘么？这可是她的女儿，她叫绮丽。”

“原来是颜夕的女儿呀？”母亲也高兴起来，柔声问那女孩子，“你母亲身体好么？她现在仍是在西域罢，我只见过她一面，可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又离了座位，上去拉她的手，“好漂亮的小姑娘，跟你母亲一样是个美人呢。”

父亲开心得直搓手：“是呀，真是好久没见了，想不到还能见到她的女儿，这次怎么不见她来呢？”

我奇怪，这样的父亲真是不大见到的，他是真高兴。

那叫绮丽的女孩子有双圆鼓鼓的眼睛，转起来像两粒黑水晶，她吐了吐舌头，笑：“妈妈不知道我来呢，她原是叫下人送封信来的，可我把那人药翻了，才偷了信出来玩。”

她的神情甜蜜可爱，逗得我们都笑了起来，大家复又入座，下人端上饭来。

“来，尝尝我们这里的菜。”家里没有女孩子，见了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母亲是欢喜极了，一个劲儿夹菜给她，“可怜见的，女孩子不能太瘦的，来，多吃点。”

我坐在一边只是低头好笑，母亲大约是喜欢珠圆玉润型的，无论男女，一概总是嫌瘦。

“毓儿，”父亲又喝我，“没规没矩的，见人怎么不打招呼？”

我只好抬头，看着那女孩子：“绮丽妹妹是从西域来的？这一路上走了多久，又是风沙连天的，可吃了不少苦头吧？”

她嘻嘻地笑：“还好，走了三个多月了，我是跟着一队商旅一起过来的，他们对我很照顾。”

“那一定是妹妹人缘好。”我笑，“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到哪里都会有人争着照顾的。”

听了这恭维话，她并不害羞，大方地向我笑，还眨了眨眼：“那是当然的啰。”

我服了，西域来的人大约都是这样子，脾气爽直，不会拐弯客气。其实这也不错，我并不喜欢太作态的女孩子。一边没话找话：“绮丽妹





妹这个名字真好听，是西域名字吧？”

“是呀。”她笑，“这个名字是妈妈起的，她说这可以让她想到以前很多的事情呢。”

“这个名字大约是以以前故人用的。”我也笑，“那你妈妈可算是个念旧的人了。”

“吃顿饭话怎么这么多？”不知怎么的，父亲突然发怒，“一桌人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平日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么？”

我没了声，老头子真是脾气见长，是不是最近在大补，药吃得火气也大了。

立刻所有人都低了头。

吃完饭，府里的人都为客人整理房间或采办物品去了，倒没有人来注意我，父亲也不再一味教训指责，我得了个空溜了回去，我要去看水嫣然。

